

## ◇ 网络版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,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,偶或写点诗文,以遣有涯之生。

报载,在杭州武林花园,“每当猫咪繁殖期,住户们就轮流通宵达旦地寻找猫窝,待小猫生下来,就偷偷将猫连窝带走,扔到离小区很远的垃圾箱。‘可这样做还是有弊端,连续几晚老猫会凄惨地叫唤小猫,吵得人睡不着觉。’”将刚出生的小猫连窝“扔到离小区很远的垃圾箱”,老猫叫上几声,就“吵得人睡不着觉”了,人之不良,莫此为甚。可以肯定地说,此等行径是丑陋的,有违社会伦理,起码对于我们培植新的文明的生长点,培养儿童对自然的爱心和对生命的尊重是有不良影响的。

从媒体报道可以发现,一个时期以来,杭州武林花园为对付“流浪猫”,动静不可谓不大。连我的一位朋友刚上中学的女儿都懂得,就小区流浪猫管理而言,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申请“群落绝育”,而不是一味地加以虐杀。可是,谁来“捕猫做强制手术?手术费又由谁来出?”因此武林花园的“住户们”,也就只有“轮流通宵达旦地寻找猫窝”了。据

朋友知道我能喝几口小酒,邀我过年前同去临安的一个酒乡住几天。临安有山,天目山是那里的最高峰。以前只知那里出小核桃和笋,怎还藏了个酒乡?我们去的是九狮村,村里十里溪水蜿蜒而来,是钱塘江主要源头之一。看来,好山出好水,好水就能酿好酒。

山里的年,有山里的滋味。隔夜听说第二天有杀年猪的活动,年猪代表团圆,代表了邻里和睦,杀年猪也算得上是准备迎新年的盛大仪式,我决定要起个大早去凑热闹。没想到的是,杀年猪,比我预想的还要早,待我们匆匆赶到时,只见到了片年猪肉和蒸猪血的大缸,大师傅忙着处理猪肚、猪肠。“你们城里的猪肉,没那么红、也没有那么厚的膘吧?”师傅的话语里,透着山里的自豪,“我们这里的猪不吃饲料,等下可得好好尝一下。”

酒乡的年,不但有年味,更有酒滋味。村里户户酿酒,家家门口都放着酒坛、蒸馏酒的装置,下糟、烧火,蒸馏、冷凝……前一分钟还在看年猪的我,被空气中飘散着的阵阵酒香吸引了过去。热情的村民招呼我尝尝酒滋味。那是刚做出来的五粮白酒,还温热着,掀开盖子,他用勺子舀了一小碗递给了我。我忘了自己还没吃早饭,

据郑逸梅《三国闲话》,三国人物,无论奸雄俊杰,或美人名士,生既显赫,死后墓地亦可考。其中有这样一段:孙权将黄盖,忠勇绝伦,随孙氏最久,没后葬松江南门外三里许乌鸦村。当光绪戊申之冬,沪杭开掘铁路,黄墓适当其冲。于是发掘,石椁破,木棺朽。工人好奇,检尸骨出,胫骨长三尺余,头颅巨如斗,色殷红。一时观者如堵。旋将全副尸骨,置一瓷坛,另埋他处。

故乡南陵也有地名黄墓。周瑜、周泰、黄盖曾分别任春谷(南陵县旧名)长。据各方记载,周瑜墓在江西新淦县城外西八里,周泰墓在江西吉安乌东,小乔墓在湖南长沙城东南隅。可我从小就知道,南陵县城有小乔墓,墓后临古城墙,东依县城香由寺,旁有周瑜点将台。遗憾的是岁月沧桑,墓地早已湮没于现代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间。关于名人墓,纷然杂陈,真真假假,天知道。

《南陵县志·卷七舆地》记:下北

## 猫“患”

说小区“流浪猫”之所以“肆虐”,是因为有一住户喂养它们,非议者因此质疑说,对猫的这份爱心何不移以待人。殊不知康德早就说过,把善行分出等级进行比较毫无意义,应该将所有的善联合起来去对付恶。假如你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,会以最大的善意去理解他人的善行,而不会横挑鼻子竖挑眼。记得当年,丰子恺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,这样解释他绘制《护生画集》的良苦用心:“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,我劝他不要。并非爱惜蚂蚁,或是想供养蚂蚁,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,将来会变成侵略者,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,故读《护生画集》,须体会其‘理’,不可执著其‘事’。”

现代人大多知道,文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,文明习惯的养成是一个潜移默化、渐进演化的复杂过程。和平、互助、慈善、友爱之类的行为和感情,人道主义的价值,与人和自然的关系、人对动物的态度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。也许对有的人来说,将刚出生的小猫扔进垃圾箱,算不上是多么严重、多么残忍的事,但正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,我们对自然的感觉日甚一日地迟钝了,对生命的关注日甚一日地冷漠了,对杀戮和血腥更是日甚一日地麻木了。

“人闲牛亦乐,随意过前村”,丰子恺先生在《护生画集》中描绘过的此种和平图景,真的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了。我有时忍不住怀疑,人类是谁?是地球村凶悍的主宰,还是动物世界中高智能且有责任感的敦厚的兄长呢?“黄莺久住浑相识,欲别频啼四五声”,洋溢其间的对善意、挚爱以及一切和谐的生命情感的渴望,是多么感人啊。

我也相信,在未来的进化中,杭州武林花园的猫咪,会一诞生就大睁着一双不知充满防范还是绝望的警惕的眼睛。联呀。”是啊,怎能少了春联?村民的热情感染了我。写什么呢?

想起2023年初曾去了丽水庆元的大济古村,那是刚过完年不久。走进古村,我有点被震撼到了,家家户户的门口上都贴有春联,而且都是手书的。想到现在城市中,就算贴春联,也少有人愿意提笔写。春联的句子要有喜庆的氛围、美好的祝福,要俗气但又不落俗套。那次,我看到了不少好句子,随手也拍下了不少。翻出手机里的照片,挑了几对,现场写了起来……我也算是融入了这山里的年。

山里人淳朴,拿到福字,就邀我去他们家吃午饭。山里人好客,接过春联,更是拉着我一起过年。山里人也可爱,待我写完,就有人问我:我们这里都做酒,爱不爱喝酒?春节去我们家喝,酒一定管够。我笑着掰了掰手指头,大概可以在这里过完年再回家了。

中午,我们提前吃到了丰盛的年猪宴:猪肝、猪血、腌菜炖肉,还配了各种下酒菜,山里过年的浓浓烟火气就这样拉开了帷幕。都说年俗在传承中变迁,有了更多的时代气息,但永远不会变的,一定是那乡思、乡愁和乡情,这种传统,是对家人乃至人与人相处更深邃的概念。去山里过年,将成为我以后每年的期待。

用的一个苦肉计。西晋虞溥《江表传》:“交锋之日,盖为前部,当因事变化,致命在近。”因此可以看出,《三国演义》的苦肉计是子虚乌有。《周瑜传》记,赤壁之战正在激烈进行中,“瑜部将黄盖曰:今寇众我寡,难与持久。然观操军方连船舰,首尾相接,可烧而走也。”如果此记属实,那么第一个提出火烧赤壁的是黄盖。说明黄盖不仅武勇过人,亦有谋略。

黄墓墓在南陵县北三十里,荒烟蔓草,异常简陋。立于墓前,莫名凄凉之感。王羲之“临书但有惆怅”,是谦虚客套话,退休之年,我临墓亦有惆怅,大约是犯了“老不读《三国》”的忌,入戏太深。穿越之间,眼前忽然幻出硝烟弥漫的古战场,黄盖横刀立马,横眉怒目,傲视群雄。混乱中,黄盖为流矢所中,天寒堕水,吴国兵士救起他,竟不识是黄盖。黄盖十分疲惫,迷糊之中连呼韩当。韩当闻声趋而视之,垂涕不已。

## 在酒乡写春联

端起酒碗,一口入喉,一股热辣顺着食道就进入了胃里,肚子里暖洋洋的,驱走了冬日早上的寒气。

吃早饭去吧,朋友招呼我。那天,村委会的广场上,“酒”字大旗下,除了酒、笋干包、肉包,还有山里迎新年最传统的风俗——打糍粑。蒸好的糯米放入石舂中,开始捶打。打糍粑是技术活,看似简单,实则很需要体力。我主动请缨参与,也抡了几锤,要捶出对新生活的向往和期待。十几分钟后,糯米就完全变成了黏黏的糍粑。趁热把打好的糯米饼捞出来,分成一小块一小块,裹上甜甜的花生粉就能吃了。

山里的年,怎能少了春联?没多久,广场上摆起了几个乒乓球桌,我还在纳闷这是用来做什么,就见毛笔、墨汁也被摆上了桌。斗方红纸写福字,还有对联纸。被晨起的那碗美酒一激,我竟蠢蠢欲动,全然忘了“低调”二字:“我来给大家写几个‘福’字。”“福”是人们过年时贴得最多的吉祥字,我这个外乡人的吆喝还真引来了不少人。“福字要一对成双,大门上可以贴一对。”村民们说。此时,不知谁喊了一句:“还得写春

## 临墓但有惆怅

乡黄墓渡东,邑人岁祀黄将军于此。康熙辛丑,知县宋廷佐修其兆域,为文立石以表之。此记与《三国闲话》有别,那么谁是正确的呢?或许均为衣冠冢亦未可知。当然,我宁愿相信,南陵的黄墓墓是真实的。一千八百多年来,一个地名以一个历史人物的墓来命名,这本身就足以说明,黄盖在南陵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。

黄盖曾在南陵训练水军,并兴修水利,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当年江湖上涨,南陵一片汪洋,可沿陆路乘船直抵昇州(南京)。有人考证,古人所指澎蠡,就是今天芜湖、南陵一带。何况现在的奎湖水域面积宽广,古为澎蠡未尝没有可能。

民间有句俗语:周瑜打黄盖,一个愿打,一个愿挨。说的是《三国演义》中,周瑜为准备赤壁之战使

## ◇ 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,媒体人,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## ◇ 文史网络 马光水专栏



马光水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;青阳县屈原学会会长;出版诗集《在时间上跳远》。